

北

史

十



列傳第十九

北史三十一

高允

從祖弟祐

祐曾孫德正

祐從子乾

畢國李氏

高允傳

高允字伯恭勃海菑人漢太傅裒之後也曾祖慶慕容垂司空祖父泰吏部尚書父韜少以英朗知名同郡封懿雅相推敬亦仕慕容垂爲太尉從事中郎道武平中山以爲丞相參軍早卒允少孤夙成有竒度清河崔宏見而異之歎曰高子黃中內潤文明外照必爲一代偉器但吾恐不見耳年十餘歲祖父泰喪還本郡允推財與二弟而爲沙門名法淨未久而罷性好文學擔笈負書千里就業博通經史天文術數尤好春秋公羊曾作塞上公詩有混欣戚遺得喪之致神麈三年太武舅陽平王杜超行征南大將軍鎮鄴以允爲從事中郎年四十餘矣超以方春而諸州囚不決表允與中郎呂熙等分詣諸州共評獄事熙等皆以貪穢得罪唯允以清平獲賞府解還家教授受業者千餘人四年與盧玄等俱被徵拜中書博士遷侍郎與太原張偉竝以本官領衛大將軍樂安王範從事中郎範

太武寵弟西鎮長安允甚有匡益秦人稱之尋  
被徵還樂平王丕西討上邽復以本官參不軍事  
以謀平涼州之勲賜爵汶陽子後奉詔領著作  
郎與司徒崔浩述成國記時浩集諸術士考  
校漢元以來日月薄蝕五星行度并譏前史之  
失別爲魏歷以示允允曰善言遠者必先驗於  
近且漢元年冬十月五星聚於東井此乃歷術  
之淺事今譏漢史而不覺此謬恐後之譏今猶  
今之譏古浩曰所謬云何允曰案星傳金水二  
星常附日而行冬十月日旦在尾箕昏沒於申  
南而東井方出於寅北二星何因背日而行是  
史官欲神其事不復推之於理浩曰欲爲變者  
何所不可君猶不疑三星之聚而怪二星之來  
允言此不可以空言爭宜更審之時坐者咸怪  
唯東宮少傅游雅曰高君長於歷當不虛言也  
後歲餘浩謂允曰先所論者本不經心及更考  
究果如君語以前三月聚於東井非十月也又  
謂雅曰高允之術陽源之射也衆乃歎服允雖  
明於歷數初不推步有所論說唯游雅數以災  
異問允允曰昔人有言知之甚難既知復恐漏

澁不如不知也天下妙理至多何遽問此雅乃止尋以本官爲秦王翰傳後敕以經授景穆甚見禮待又詔允與侍郎公孫質李靈胡方回共定律令太武引允與論刑政言甚稱旨因問允萬機何者爲先時多禁封良田又京師遊食衆允因曰臣少也賤所知唯田請言農事古人云方一里則爲田三頃七十畝方百里則田三萬七千頃若勸之則畝益三升不勸則畝損三升方百里損益之率爲粟二百二十二萬斛况以天下之廣乎若公私有儲雖遇飢年復何憂乎

北傳

帝善之遂除田禁悉以授百姓初崔浩薦冀定相幽并五州士數十人各起家爲郡守景穆謂浩曰先召之人亦州郡選也在職已久勤勞未荅今可先補前召外任郡縣以新召者代爲郎吏又守令宰人宜使更事者浩固爭而遣之允聞之謂東宮博士管恬曰崔其不免乎苟違其非而校勝於上何以能濟遼東公翟黑子有寵於太武奉使并州受布千疋事發黑子問允主上問我首乎諱乎允曰公帷幄寵臣荅詔宜實中書侍郎崔鑒公孫質等咸言宜諱之黑子以

鑿等爲親已怒而絕允而不以實對終獲罪戮  
時著作令史閔湛却擿性巧佞爲崔浩信待見  
浩所註詩書論語及易遂上疏言馬鄭王賈不  
如浩之精微請收藏境內諸書班浩所注并求  
敕浩注禮傳浩亦表薦湛有著述才湛等又勸  
浩刊所撰國史于石以彰直筆允聞之謂著作  
郎宗欽曰閔湛所營分寸之間恐爲崔門萬世  
之禍吾徒無類矣未幾而難作初浩之被收允  
直中書省景穆使召允留宿宮內翌日命驂乘  
至宮門謂曰入當見至尊吾自導卿脫至尊有  
問但依吾說旣入見景穆言允小心慎密且微  
賤制由於浩請赦之帝召允謂曰國書皆浩作  
不允曰太祖記前著作郎鄧彥海所撰先帝記  
及今記臣與浩同作然而臣多於浩帝大怒曰  
此甚於浩安有生路景穆曰天威嚴重允迷亂  
失次耳臣向問皆云浩作帝問如東宮不允曰  
臣罪應滅族不敢虛妄殿下以臣侍講日以哀  
臣乞命耳實不問臣不敢迷亂帝謂景穆曰直  
哉此亦人情所難而能臨死不移且對君以實  
貞臣也寧失一有罪宜宥之允竟得免於是召

浩前使人詰惶惑不能對允事事申明皆有條  
理時帝怒甚敕允爲詔自浩以下僮吏以上一  
百二十八人皆夷五族允持疑不爲頻詔催切  
允乞更一見然後爲詔詔引見允曰浩之所坐  
若更有餘釁非臣敢知直以犯觸罪不至死帝  
怒命介士執允景穆拜請帝曰無此人忿朕當  
有數千口死矣浩竟滅族餘皆身死宗欽臨刑  
歎曰高允其殆聖乎景穆後讓允以不同已所  
導之言而令帝怒允曰夫史籍帝王之實錄將  
來之炯誡今之所以觀往後之所以知今是以  
言行舉動莫不備載故人君慎焉然浩世受殊  
遇榮曜當時私欲沒其公廉愛憎蔽其直理此  
浩之責也至於書朝廷起動之跡言國家得失  
之事此爲史之本體未爲多違然臣與浩寔同  
其事死生義無獨殊誠荷殿下再造之慈違心  
苟免非臣之意景穆動容稱歎允後與人言曰  
我不奉東宮導旨者恐負崔黑子也景穆季年  
頗親近左右營立田園以收其利允諫曰殿下  
國之儲貳四海屬心言行舉動萬方所則而營  
立私田畜養鷄犬乃至販酤市廛與人爭利議

聲流布不可追掩夫天下者殿下之天下富有四海何求而不獲何欲而弗從而與販夫販婦競此尺寸願殿下少察過言斥出佞邪所在田園分給貧下如此則休聲日至謗議可除景穆不納景穆之崩也允久不進見後見升階歔歔悲不能止帝流淚命允使出左右莫知其故相謂曰允無何悲泣令至尊哀傷何也帝聞之召而謂曰汝不知高允悲乎崔浩誅時允亦應死東宮苦請是以得免今無東宮允見朕悲耳先是敕允集天文災異使事類相從約而可觀允

北傳十九

依洪範傳天文志撮其事要略其文辭凡爲八篇帝覽而善之曰高允之明災異亦豈減崔浩乎及文成即位允頗有謀焉司徒陸麗等皆受重賞允既不蒙褒異又終身不言其忠而不伐皆此類也給事中郭善明性多機巧欲逞其能勸文成大起宮室允諫曰臣聞太祖道武皇帝既定天下始建都邑其所營立必因農隙今建國已久宮室已備永安前殿足以朝會萬國西堂溫室足以安御聖躬紫樓臨望可以周視遠近若廣脩壯麗爲異觀者宜漸致之不可倉卒計



斫材軍士及諸雜役須二萬丁夫充作老小供  
餉合四萬人半年可訖古人有言一夫不耕或  
受其飢一婦不織或受其寒况數萬之衆其所  
損費亦已多矣帝納之允以文成纂承平之業  
而風俗仍舊婚娶喪葬不依古式乃諫曰前朝  
之世屢發明詔禁諸婚娶不得作樂及葬送之  
日歌謠鼓舞殺牲燒葬一切禁絕雖條旨以班  
而不革變將由居上者未能悛改爲下者習以  
成俗教化陵遲一至於此詩云爾之教矣人胥  
效矣人君舉動不可不慎禮云嫁女之家三日

北傳上

不息火娶妻之家三日不舉樂今諸王納室皆  
樂部給伎以爲嬉戲而獨禁細人不得作樂此  
一異也古之婚者皆采德義之門妙簡貞閑之  
女先之以媒娉繼之以禮物集寮友以重其別  
親御輪以崇其敬今諸王十五便賜妻別居然  
所配者或長少差舛或罪入掖庭而以作合宗  
王妃嬪藩懿失禮之甚無復此過今皇子娶妻  
多出宮掖令天下小人必依禮限此二異也凡  
萬物之生靡不有死然葬者藏也死者不可再  
見故深藏之昔堯葬穀林農不易畝舜葬蒼梧

市不改肆秦始皇作爲地市下錮三泉死不旋踵尸焚墓掘由此推之堯舜之儉始皇之奢是非可見今國家營葬費損巨億一旦焚之以爲灰燼上爲之而不輟而禁下人之必止此三異也古者祭必立尸序其昭穆使亡者有憑致食饗之禮今葬之媿人真求貌類者事之如父母宴好如夫妻損敗風化黷亂情禮莫此之甚上未禁之下不改絕此四異也夫大饗者所以定禮儀訓萬國故聖王重之至乃爵盈而不飲肴乾而不食樂非雅聲則不奏物非正色則不列今之大會內外相混酒醉喧曉罔有儀式又俳優鄙褻汙辱視聽朝廷積習以爲美而責風俗之清純此五異也今陛下當百王之末踵晉亂之弊而不矯然釐改以厲頽俗臣恐天下蒼生永不聞見禮教矣允如此非一帝從容聽之或有觸迂帝所不忍聞者命左右扶出事有不便允輒求見帝知允意逆屏左右以待之禮敬甚重晨入暮出或積日居中朝臣莫知所論或有上事陳得失者帝省而謂群臣曰君父一也父有是非子何爲不作書於人中諫之使人知惡

而於家內隱處也豈不以父親恐惡彰於外也  
今國家善惡不能面陳而上表顯諫以此豈不  
彰君之短明己之美至如高允者真忠臣矣朕  
有是非恒正言面論至朕所不忍聞者皆侃侃  
論說無所避就朕聞其過而天下不知其諫豈  
不忠乎汝等在左右不曾聞一正言但洞朕喜  
以求官汝等以弓刀侍朕徒立勞耳皆至公王  
此人執筆匡我不過著作即汝等不亦愧乎於  
是拜允中書令著作如故司徒陸麗曰高允雖  
蒙寵待而家貧布衣妻子不立帝怒曰何不先

北史

卷

言今見朕用之方言其貧是日幸允第唯草屋  
數間布被緼袍厨中鹽菜而已帝歎息曰古人  
之清貧豈有此乎即賜帛五百疋粟千斛拜長  
子忱爲長樂太守允頻表固讓帝不許初與允  
同徵游雅等多至通官封侯及允部下吏百數  
十人亦至刺史二千石而允爲郎二十七年不  
徙官時百官無祿允恒使諸子樵採自給初尚  
書竇瑾坐事誅瑾子遵亡在山澤遵母焦没入  
縣官後焦以老得免瑾之親故莫有恤者允愍  
焦年老保護在家積六年遵始蒙赦其篤行如

此轉太常卿本官如故允上代都賦因以規諷亦二京之流也時中書博士索敞與侍郎傅默梁祚論名字貴賤著議紛紛允遂著名字論以釋其惑甚有典證復以本官領祕書監解太常卿進爵梁城侯初允與游雅及太原張偉同業相友雅嘗論允曰夫喜怒者有生所不能無也而前史載卓公竟中文饒洪量褊心者或之弗信余與高子游處四十餘年未見是非愠喜之色不亦信哉高子內文明而外柔弱其言呐呐不能出口余常呼爲文子崔公謂余云高生豐才博學一代佳士所乏者矯矯風節耳余亦然之司徒之譴起於纖微及於詔責崔公聲嘶股戰不能一言宗欽以下伏地流汗都無人色高子敷陳事理申釋是非辭義清辯音韻高亮明主爲之動容聽者無不稱善仁及寮友保茲元吉向之所謂矯矯者更在斯乎宗愛之任勢也威振四海嘗召百司於都坐王公以下望庭畢拜高子獨升階長揖由此觀之汲長孺可卧見衛青何抗禮之有向之所謂風節者得不謂此乎知人故不易人亦不易知吾旣失之於心內

崔亦漏之於形外鍾期止聽於伯牙夷吾見明於鮑叔良有以也其爲人物所推如此文成重允常不名之怕呼爲令公公之號播於四遠矣文成崩獻文居諒闇乙弗渾專擅朝命謀危社稷文明太后誅之引允禁中參決大政又詔允曰朕稽之舊典欲置學官於郡國卿儒宗元老宜與中祕二省參議以聞允表請制大郡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學生一百人次郡立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學生八十人中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下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學生四十人其博士取博關經典履行忠清堪爲人師者年限四十以上助教亦與博士同年限四十以上若道業夙成才任教授不拘年齒學生取郡中清望人行脩謹堪束循名教者先盡高門次及中等帝從之郡國立學自此始也後允以老疾頻上表乞骸骨詔不許於是乃著告老詩又以昔歲同徵零落將盡感逝懷人作徵士頌蓋止於應命其有命而不至則闕焉其著頌者中書侍郎固安侯范陽盧玄子真郡功曹史博陵崔緯茂祖河內太守下樂侯廣

寧燕崇玄畧上黨太守高邑侯廣寧常陟公山  
征南大將軍從事中郎勃海高毗子翼征南大  
將軍從事中郎勃海李金道賜河西太守饒陽  
子博陵許堪祖根中書郎新豐侯京兆社銓士  
衡征西大將軍從事中郎京兆韋閻友規京兆  
太守趙郡李詵令孫太常博士鉅鹿公趙郡李  
靈武符中書郎中即立子趙郡李遐仲熙營州  
刺史建安公太原張偉仲業輔國大將軍從事  
中郎范陽祖邁征東大將軍從事中郎范陽祖  
侃士倫東郡太守蒲陰子中山劉東濮陽太守  
真定子常山許琛行司隸校尉中都侯西河宋  
宣道茂中書郎燕郡劉遐彥鑿中書郎武恒子  
河間邢穎宗敬滄水太守浮陽侯勃海高濟叔  
仁太平太守原平子鴈門李熙士元秘書監梁  
郡公廣平游雅伯度廷尉正安平子博陵崔建  
興祖廣平太守列人侯西河宋愔州主簿長樂  
潘符郡功曹長樂杜熙征東大將軍從事中郎  
中山張綱中書郎上谷張誕叔術秘書郎鴈門  
王道雅秘書郎鴈門閔弼衛大將軍從事中郎  
中山郎苗大司馬從事中郎上谷侯辯陳郡太

守高邑子趙郡呂季才合三十四人其詞曰紫  
氣干天群雄亂夏王龔徂征戎車屢駕掃盪遊  
氛克揃袂霸四海從風八垠漸化政教無外既  
寧且壹偃武橐兵唯文是恤帝乃虛求搜賢採  
逸巖隱投竿異人竝出疊疊盧生量遠思純鑽  
道據德遊藝依仁旌弓旣招釋褐投巾攝齋升  
堂嘉謀日陳自東徂南躍馬馳輪僭馮影附劉  
以和親茂祖熒單夙離不造克己勉躬聿隆家  
道敦心六經遊思文藻終辭寵命以之自保燕  
常篤信百行靡遺仕不苟進任理栖遲居冲守  
約好讓善推思賢樂古如渴如飢子翼致遠道  
賜悟深相期以義和若瑟瑟竝參幕府俱發德  
音優遊卒歲聊以寄心祖根運會克光厥猷仰  
緣朝恩俯因德友功雖後建爵寔先受班同舊  
臣位竝羣后士衡孤立內省靡疚言崇華交不  
遺舊以產則貧論道則富所謂伊人實邦之秀  
卓矣友規稟茲淑量存彼大方擯此細讓神與  
理冥形隨流浪雖屈王侯莫廢其尚趙寔名區  
世多竒士山嶽所鍾挺生三季矯矯清風抑抑  
容止初九而潛望雲而起詵尹西都靈惟作傳

載訓皇宮載理雲霧熙維中天迹皆郎署餘塵  
可挹終亦顯著仲業深長雅性清到憲章古式  
綢繆典誥時逢嶮艱常一其操納衆以仁訓下  
以孝化洽龍川人歸其教邁則英賢侃亦稱選  
聞達邦家名行素顯志在兼濟豈伊獨善繩匠  
弗顧功不獲袞劉許履忠竭力致躬出則騁說  
入獻其功輶軒一舉撓燕下崇名彰魏世享業  
亦隆道茂夙成弱冠播名與朋以信行物以誠  
怡怡昆弟穆穆家庭發響九臯翰飛紫冥頻煩  
省闈亦司于京刑以之中政以之平猗歟彥鑒  
思參文雅率性任真器成非假靡矜于高莫恥  
于下乃謝朱門歸迹林野宗敬延譽號爲四雋  
華藻雲飛金聲夙振中遇沉疴賦詩以訊忠顯  
于辭理出于韻高滄朗達默識該通領新悟異  
發自心胷質侔和璧文照雕龍耀姿天邑衣錦  
舊邦士元先覺介焉不惑振袂來庭始賓王國  
蹈方履正好是繩墨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孔稱  
游夏漢美卿雲越哉伯度出類踰群司言祕閣  
作牧河汾移風易俗理亂解紛融彼滯義渙此  
潛文儒道以析九流以分崔宋二賢誕性英偉



擢穎閭閻聞名象魏寒寒儀形邈邈風氣達而不矜素而能貴潘符擢尚杜熙好和清不潔流渾不同波絕恠龍津止分常科幽而逾顯損而逾多張綱柔謙叔術正直道雅洽聞弼爲兼識拔萃衡門俱漸鴻翼發憤忘餐豈要斗食率禮從仁罔愆于式失不繫心得不形色卽苗始舉用均已試智足周身言足爲誌性協於時情敏於事與今而同與古而異物以利移人以酒昏侯生潔己唯義是敦日縱醇醪逾敬逾溫其在私室如涉公門季才之性柔而執競屈彼南秦申威致命誘之以權矯之以正帝道用光邊王內慶群賢遭世顯名有代志竭其中忠才盡其槩體襲朱裳要紉雙佩榮曜當時風高千載君臣相遇理實難階昔因朝命與之克諧披衿散想解帶舒懷此昕猶昨存亡奄乖靜言思之衷心九摧揮毫頌德潛爾增哀皇興中詔允兼太常至兗州祭孔子廟謂允曰此簡德而行勿有辭也後允從獻文北伐大捷而還至武川鎮上北伐頌帝覽而善之帝時有不豫以孝文冲幼欲立京兆王子推集諸大臣以次召問允進跪上前

涕泣曰臣不敢多言以勞神聽願陛下上思宗廟託付之重追念周公抱成王之事帝於是傳位於於孝文賜允帛百疋以標忠亮又遷中書監加散騎常侍雖久典史事然不能專勤屬述時與校書郎劉摸有所緝綴大較依續崔浩故事準春秋之體而時有刊正自文成迄於獻文軍國書檄多允作也未乃薦高閭以自代以定議之勲進爵咸陽公尋授懷州刺史允秋月巡境問人疾苦至邵縣見邵公廟廢毀不立乃歎曰邵公之德闕而不祀為善者何望乃表脩葺之允於時年將九十矣勸人學業風化頗行然儒者優遊不以斷決為事後正光中中書舍人河內常景追思允率郡中故老為允立祠於野王之南樹碑紀德焉太和二年又以老乞還鄉章十餘上卒不聽許遂以疾告歸其年詔以安車徵允敕州郡發遣至都復拜鎮軍大將軍領中祕書事固辭不許扶引就內改定皇誥又被敕論集往世酒之敗德以為酒訓孝文覽而悅之常置左右詔允乘車上殿朝賀不拜明年詔允議定律令雖年漸期頤而志識無損猶心存舊

職披考史書又詔曰允年涉危境而家貧養薄  
可令樂部絲竹十人五日一詣允以娛其志特  
賜允蜀牛一頭四望蜀車一乘素几杖各一蜀  
刀一口又賜珍味每春秋致之尋詔朝脯給御  
膳朔望致牛酒衣服綿絹每月送給允皆分之  
親故是時貴臣之門並羅列顯官而允子弟皆  
無官爵其廉退若此遷尚書散騎常侍時延入  
備几杖詢以政事十年加光祿大夫金章紫綬  
朝之大議皆諮訪焉其年四月有事西郊詔御  
馬車迎允就郊所板殿觀矚馬忽驚奔車覆傷  
眉三處孝文文明太后遣醫藥護療存問相望  
司駕將處重坐允啓陳無恙乞免其罪先是命中  
黃門蘇興壽扶持允曾雪中遇犬驚倒扶者大  
懼允慰勉之不令聞徹興壽稱共允接事二年  
不嘗見其忿色恂恂善誘誨人不倦晝夜手常  
執書吟詠尋覽篤親念故虛己存納雖處貴重  
志同貧素性好音樂每至伶人弦歌鼓舞常擊  
節稱善又雅信佛道時設齋講好生惡殺魏初  
法嚴朝士多見杖罰允歷事五帝出入三省五  
十餘年初無譴咎始真君中以獄訟留滯始令

中書以經義斷諸疑事允據律評刑三十餘載  
內外稱平允以獄者人命所係常歎曰臯陶至  
德也其後英蔘先亡劉項之際英布黥而王經  
卅雖久猶有刑之餘豐况凡人能無咎乎性簡  
至不志交遊獻文之平青齊能其族望於代時  
諸士人流移遠至率皆飢寒徙人之中多允姻  
媾皆徒步造門允散財竭產以相贍振慰問周  
至無不感其仁厚又隨其才能表奏申用時議  
者皆以新附致異允謂取材任能無宜抑屈先  
是允被召在方山作頌志氣猶不多損談說舊  
事了無所遺十一年正月卒年九十八初允每  
謂人曰吾在中書時有陰德濟救人命若陽報  
不差吾壽應享百年矣先卒旬外微有不適猶  
不寢卧呼醫請藥出入行止吟咏如常孝文文  
明太后聞而遣醫李脩往脉視之告以無恙脩  
入密陳允榮衛有異懼其不久於是遣使備賜  
御膳珍羞自酒米至於鹽醢百有餘品皆盡時  
味及牀帳衣服茵被几杖羅列於庭王官往還  
慰問相屬允喜形於色語人曰天恩以我篤老  
大有所資得以贍客矣表謝而已不有他慮如

是數日夜中卒家人莫覺詔給絹一千疋布二千疋綿五百斤錦五十疋雜綵百疋穀千斛以周喪用魏初以來存亡蒙賚者莫及朝廷榮之將葬贈侍中司空公冀州刺史將軍公如故謚曰文賜命服一襲允所製詩賦詠頌歲論表贊誄左氏釋公羊釋毛詩拾遺雜解議何鄭膏肓事凡百餘篇別有集行於世允尤明筭法爲筭術三卷子忱字士和位長安太守爲政寬惠百姓安之後例降爵爲侯卒子貴賓襲忱弟懷字士仁恬淡退靜位太尉東陽王不諮議參軍子

綽字僧裕少孤恭敏自立身長八尺腰帶十圍沈雅有度量博涉經史稍遷洛陽令爲政強直不避豪右京邑憚之延昌初尚書右丞後爲御史中尉元匡奏高聰及綽朋附高肇詔竝原罪歷豫并二州刺史卒謚文簡允弟推字仲讓早有名譽太延中以前後南使不稱妙簡行人游雅薦推應選詔兼散騎常侍使宋南人稱其才辨卒於建業贈臨邑子謚曰恭推弟燮字季和亦有文才太武每詔徵辭疾不應恒笑允屈折以官栖泊京邑常從容於家州辟主簿卒孫市

賓永熙中開府從事中郎始神麤中允與從叔  
濟族兄毗及同郡李金俱被徵濟位滄水太守  
浮陽子卒贈冀州刺史謚曰宣子矯襲矯弟遵  
字世禮賤出其兄矯等常欺侮之及父亡不令  
在喪位遵遂馳赴平城歸允允爲作計乃爲遵  
父舉哀以遵爲喪主京邑無不弔集朝貴咸識  
之徐歸奔赴免喪後爲營官路遵感成益之恩  
事允如諸父涉歷文史頗有筆札隨都將長廣  
公侯窮竒等平定三齊以功賜爵高昌男補安  
定王相撰太和安昌二殿畫圖後與中書令高  
閭增改律令進中書侍郎假中書令詣長安刊  
燕宣王廟碑進爵安昌子使濟充徐三州觀風  
理訟進中都令及新制衣冠孝文恭薦宗廟遵  
形貌莊潔音氣雄暢常兼太祝令跪贊禮事爲  
俯仰之節麤合儀矩由是帝頗識待之後與游  
明根高閭李冲等入議律令親對御坐時有陳  
奏出爲齊州刺史建節歷本州宗鄉改觀而矯  
等彌妬毀之遵性不廉清在中書時每假歸山  
東必借備騾馬將從百餘屯逼人家不得絲縑  
滿意則詬詈不去旬月之間縑布千數郡邑苦

之既莅方岳本意未弭選召僚吏多所取納又其妻明氏家在齊州母弟舅甥共相憑屬爭取貨利嚴暴非理殺害甚多貪酷之響帝頗聞之及車駕幸鄴遵自州來朝會有赦宥遵臨還州請辭帝於行宮引見誚讓之遵自陳無負帝厲聲曰若無遷都赦必無高遵矣又卿非唯貪恠又虐於刑法謂何如濟陰王猶不免於法卿何人而爲此行自今宜自謹約還州仍不悛革齊州人孟僧振至洛訟遵詔廷尉少卿鄧述窮鞫皆如所訴先沙門道登過遵遵以道登荷眷於孝文多奉以貨深託仗之道登屢因言次申啓救遵帝不省納遂詔述賜遵死時遵子元榮詣洛訟寃猶恃道登不時還赴道登知事決方乃遣之遵恨其妻不與訣別處沐浴引椒而死元榮學尚有文才長於几案位兼尚書右丞爲西道行臺至高平鎮遇城翻被害遵弟次文雖無位官而貲產巨萬遵每責其財又結憾於遵吉凶不相往反時論責之毗字子翼鄉邑稱爲長者位征南從事中郎初允所引劉模者長樂信都人頗涉經籍允撰修國記選爲校書郎與其

緝者常令模帶持管籥每日同入史閣接膝對  
筵屬述時事允年已九十手目稍衰多遣模執  
筆而占授裁斷之如此者五六歲允所成篇卷  
模預有功太和中除南潁川太守王肅之歸闕  
路經縣瓠羈旅窮悴時人莫識模獨經給所須  
平待以禮肅深感其意及肅臨潁州模猶在郡  
徵報復之由是爲新蔡太守在二郡積十年寬  
猛相濟頗有聲稱遷陳留太守時年七十餘矣  
而飾老隱年昧禁自効遂家於南潁川不復歸  
其舊鄉矣

祐字子集允之從祖弟也本名禧以與咸陽王  
同名孝文賜名焉祖展慕容寶黃門郎道武平  
中山徙京師卒於三都大官父讜從太武滅赫  
連昌以功賜爵南皮子與崔浩共參著作位中  
書侍郎給事中冀青二州中正假散騎常侍蔣  
縣侯使高麗卒贈冀州刺史假滄水公謚曰康  
祐兄祚襲爵位東青州刺史祐博涉書史好文  
字雜說性通放不拘小節自中書學生再遷中  
書侍郎賜爵建康子文成末兗州東郡吏獲一  
異獸送之京師時無識者詔以問祐祐曰此是



三吳所出厥名鱖鯉餘域率無今我獲之吳楚  
之地其有歸國乎又有人於靈丘得玉印一以  
獻詔以示祐祐曰印上有籀書二字文曰宋壽  
壽者命也我獲其命亦是歸我之徵獻文初宋  
義陽王昶來奔薛安都等以五州降附時謂祐  
言有驗孝文初拜秘書令後與丞李彪等奏曰  
尚書者記言之體春秋者錄事之辭尋覽前志  
斯皆司勳之實錄也惟聖朝創制上古開基長  
發自始祖以後至於文成其間世數久遠是以  
史弗能傳臣等踈漏忝當史職披覽國記竊有  
志焉愚謂自王業始基庶事草創皇始以降光  
宅中土宜依遷固大體令事類相從紀傳區別  
表志殊貫如此脩綴事可備書著作郎已下請  
取有才用者參造國書如得其人三年有成矣  
帝從之孝文嘗問祐比水旱不調何以止災而  
致豐稔祐曰堯湯之運不能去陽九之會陛下  
道同前聖其如小旱何但當旌賢佐政則災消  
穰至矣又問止盜之方祐曰荀訓之有方寧不  
易息當須宰守貞良則盜賊止矣祐又上疏云  
今選舉不采職政之優劣專簡年勞之多少斯

非盡才之謂宜棄彼朽勞唯才是舉又勲舊之  
臣年數可錄而才非撫人者則可加以爵賞不  
宜委以方任所謂王者可私人以財不私人以  
官者也帝皆善之加給事中翼州大中正時李  
彪專統著作祐爲令時關豫而已出爲西兗州  
刺史假東光侯鎮滑臺祐以郡國雖有太學縣  
黨宜有鬻序乃縣立講學黨立教學村立小學  
又令一家之中自立一碓五家之外共造一井  
以給行客不聽婦人寄舂取水又設禁賊之方  
令五五相保若盜發則連其坐初以煩碎後風  
化大行寇盜止息轉宋王劉昶傳以參定律令  
賜帛粟馬等昶以其舊官年耆雅相祇重拜光  
祿大夫傳如故昶薨徵爲宗正卿而祐留連彭  
城久不赴僕射李冲奏祐無事稽命虬刑三歲  
以贖論免卿任復爲光祿卒太常謚曰煬侯詔  
曰不遵上命曰靈可謚爲靈子和璧字僧壽有  
學尚位中書博士早卒和璧子顥字門賢學涉  
有時譽襲爵建康子位輔國將軍朝散大夫贈  
滄州刺史謚曰惠子德正襲德正幼而敏慧有  
風神儀表初爲齊文宣儀同開府參軍尋知管

記事甚相親狎累遷相府掾神武委以腹心徒  
給事黃門侍郎方雅周慎動見稱述文襄嗣業  
如晉陽文宣在鄴居守令德正參機密彌見親  
重文襄之崩勳將等以纘戎事重勸文宣早起  
晉陽文宣不決夜中召楊愔杜弼崔季舒及德  
正等策始定以愔從令德正居守以爲相府司  
馬專知門下事德正與文宣舊暱愛言無不盡  
散騎常侍徐之才館客宋景業先爲天文圖讖  
學又陳山提家客揚子術有所援引竝因德正  
勸文宣行禪代事德正又固請文宣恐愔不決  
自請赴鄴與愔言乃定還未至而文宣便發晉陽  
至平城都召諸勳將入告以禪讓事諸將莫敢  
荅者時杜弼爲長史密啓文宣恐關西因此自  
稱義兵挾天子而東向將何以待之才云今若  
先受魏禪關西自應息心縱欲屈強止當逐我  
稱帝弼無以荅文宣以衆意未叶又先得太后  
旨云汝父如龍汝兄如猛獸皆以帝王之重不  
敢妄據尚以人臣終何欲行舜禹事此正是高  
德正教汝又說者以爲昔周武王再駕盟津然  
始革命於是乃旋晉陽自是居常不悅徐之才

宋景業等每言卜筮雜占陰陽緯候必宜以五月應天命德正亦敦勸不已仍白文宣追魏收收至今撰禪讓詔冊九錫建臺及勸進文表至五月初文宣發晉陽德正又錄在鄴諸事條進於文宣文宣令陳山提馳驛齎事條并密書與楊愔山提以五月至鄴楊愔即召太常卿邢邵七兵尚書崔陵度支尚書陸操太子詹事王昕給事黃門侍郎陽休之中書侍郎裴讓之等議撰儀注六日要魏太傅咸陽王坦錄尚書事濟陰王暉業等摠集引入北宮留于東齋受禪後乃放還宅文宣發至前亭所乘馬忽倒意甚惡之至平城都使不復肯進德正與徐之才苦請曰山提先去恐其漏洩不果即命司馬子如杜弼馳驛續入觀察物情七日子如等至鄴衆人以事勢已決無敢異言九日文宣至城南頓所時既未行詔敕諸公文書唯云奉約束德正及楊愔宣署而已受禪日堯難宗染赤雀以獻帝尋知之亦弗責也是日即除德正為侍中文領宗正卿尋遷吏部尚書侍中如故封藍田縣公天保七年遷尚書右僕射兼侍中食勃海郡幹

德正與尚書令楊愔綱紀朝政多有弘益文宣末年縱酒酣醉德正屢進忠言帝不悅又謂左右云高德正怕以精神陵逼人德正甚憂懼乃移疾屏居佛寺兼學坐禪爲退身之計帝謂楊愔曰我大憂高德正其疾何似愔知帝內忌之由是荅云陛下若用作冀州刺史病即自差帝從之德正見除書而起帝大怒謂曰聞爾病我爲爾計親以刀子刺之血流露地又使曳下斬去其趾劉桃枝捉刀不敢下帝起臨陛切責桃枝桃枝乃斬足之五指帝怒不解禁德正於門

二十七

下省其夜開城門以氈輿送還家旦日德正妻出寶物滿四牀欲以寄人帝奄至其宅見而怒曰我府藏猶無此物詰其所從得皆諸元賂之也遂曳出斬之妻出拜謝又斬之并其子司徒東閣祭酒伯堅亦見害後文宣謂群臣曰高德正常言宜用漢除鮮卑此即合死又教我殺諸元我今殺之爲諸元報讎也帝後悔贈太保冀州刺史謚曰康嫡孫王臣襲爵藍田縣公給事中通直散騎侍郎德正次子仲武京畿司馬平原郡守顥弟雅字興賢有風度位定州撫軍府

長史天平中追贈冀州刺史子德範早有令聞  
位任城太守卒雅弟諒字脩賢少好學多識強  
記居喪以孝聞太和末京兆王愉開府辟召孝  
文妙簡僚佐諒與隴西李仲尚趙郡李鳳起等  
同時應選正光中加驍騎將軍爲徐州行臺至  
彭城屬元法僧反逼諒同之不從見害贈滄州  
刺史又詔以諒臨危受命復贈使持節平北將  
軍幽州刺史優授一子出身謚曰忠侯諒造親  
表譜錄四十許卷自五世以下內外曲盡覽者  
服其博記祐從父弟翼字次同豪俠有風神孝

昌末葛榮作亂朝廷以翼山東豪右即家拜勃  
海太守翼率合境徙居河濟間魏朝因置東冀  
州以翼爲刺史封樂城縣侯俄除定州刺史以  
賦亂不行及尒朱兆弑莊帝翼保境自守卒中  
興初贈使持節侍中太保錄尚書六州諸軍事  
冀州刺史謚曰文宣子乾

乾字乾邕性明悟俊偉有智略美音容進止都  
雅少時輕俠長而脩改輕財重義多所交結起  
家拜負外散騎侍郎稍遷負外散騎常侍魏孝  
莊之居藩也乾潛相託附及尒朱榮入洛乾東

奔於翼乾兄弟本有從橫志見榮殺害人士謂天下遂亂乃率河北流人於河濟間受葛榮官爵莊帝遣右僕射元羅巡撫三齊乾兄弟相率出降朝廷以乾爲給事黃門侍郎兼武衛將軍尒朱榮以乾前罪不應復居近要莊帝聽乾解官歸鄉里於是招納驍勇以射獵自娛及榮死乃馳赴洛陽莊帝見之大喜以乾兼侍中加撫軍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鎮河北又以弟昂爲通直散騎常侍平北將軍令俱歸招集鄉閭爲表裏形援帝親送於河橋上舉酒指水曰卿兄弟翼部豪傑能令士卒致死京城儻有變可爲朕河上一揚塵乾垂涕受詔昂拔劍起舞誓以死繼之及尒朱氏旣弒害遣其監軍孫白雞率百餘騎至冀州託言括馬其實欲因乾兄弟送馬收之乾旣宿有報復之心而白雞忽至知欲見圖將先發以告前河內太守封隆之隆之父先爲尒朱榮所殺聞之喜曰國恥家怨痛入骨髓乘機而發今正其時謹聞命矣二月乾與昂潛勒壯士夜襲州城執刺史元疑射白雞殺之於葛榮殿爲莊帝舉哀素服乾升壇誓衆詞氣激揚

涕泗交集將士莫不感憤欲奉次同爲主次同  
曰和鄉里我不及封皮乃推隆之爲大都督行  
州事隆之欲逃昂勃然作色拔刀將斫隆之隆  
之懼乃受命北受幽州刺史劉靈助節度俄而  
靈助被尔朱氏禽屬齊神武出山東揚聲以討  
乾爲辭衆情惶懼乾謂之曰高晉州雄材蓋世  
不居人下且尔朱弑主肆虐正是英雄効節之  
時今者之來必有深計勿憂吾將諸君見之乃  
間行與封隆之子子繪俱迎於滏陽因說神武  
曰尔朱氏酷逆痛結人神凡厥生靈莫不思奮  
明公威德素著天下傾心若兵以忠立則屈強  
之徒不足爲明公敵矣鄆州雖小戶口不減十  
萬穀結之稅足濟軍資願公熟詳其計神武大  
咲曰吾事諧矣遂與乾同帳而寢呼乾爲叔父  
乾旦日受命而去時神武雖內有遠圖而外迹  
未見尔朱羽生爲殷州刺史神武密遣李元忠  
於封龍山舉兵逼其城令乾率衆僞往救之乾  
遂輕騎入見羽生僞爲之計羽生出勞軍彭樂  
側從馬上禽斬之遂平殷州又共定策推立中  
興主拜侍中司空公是時軍國草創乾父喪不



得終制及孝武立天下初定乾乃表請解職行  
三年之禮詔聽解侍中司空如故封長樂郡公  
乾雖求退不謂便見從許既去內侍朝政罕關  
居常怏怏孝武將貳於神武欲乘此撫之於華  
林園宴罷獨留乾謂曰司空弈世忠良今日復  
建殊効相與雖則君臣實義同兄弟宜共立盟  
約勒逼之乾曰臣以身許國何敢有二乾雖有  
此對然非其本心事出倉卒又不謂孝武便有  
異志遂不固辭亦不啓神武帝以乾爲誠已時  
禁園養部曲稍至千人驟令元士弼王思政詣  
賀拔岳計又以岳兄勝爲荊州刺史乾謂所親  
曰難將作矣禍必及吾乃密以啓神武神武召  
乾問之乾因勸神武受禪神武以袖掩其口曰  
勿復言今啓叔復爲侍中門下之事一以仰委  
及頻請而帝不答乾懼變啓神武求爲徐州乃  
以乾爲開府儀同三司徐州刺史將行帝聞其  
與神武言怒使謂神武曰高乾與朕私盟今復  
反覆神武聞其與帝盟亦惡之乃封其前後密  
啓以聞帝對神武使詰乾乾曰臣以身奉國義  
盡忠貞陛下既有異圖更言臣反覆以匹夫加

諸尚或難免况人主推惡何以逃命所謂欲加之罪其無辭乎功大身危自昔然也若死而有知差無負莊帝詔遂賜死於門下省年三十七臨死時武衛將軍元整監刑謂曰頗有書及家人乎乾曰吾諸弟分張各在異處今日之事想無全者兒子既小未有所識亦恐巢傾卵破夫欲何言後神武討斛斯椿等謂高昂曰若早用司空策豈有今日之舉天平初贈太師錄尚書事冀州刺史謚曰文昭以長子繼叔襲祖次同樂城縣侯今第二子呂兒襲乾爵乾弟慎字仲密頗涉文史與兄弟志尚不同偏為父所愛歷位滄州刺史東南道行臺尚書光州刺史加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時天下初定聽慎以本鄉部曲數千自隨為政嚴酷又縱左右吏人苦之乾死仲密棄州將歸神武武帝敕青州斷其歸路慎間行至晉陽神武以為大行臺左丞轉尚書當官無所迴避累遷御史中尉選用御史多其親戚鄉閭不稱朝望文襄奏令改選焉慎前妻吏部郎中崔暹妹為慎棄暹時為文襄委任乃為暹高嫁其妹禮夕親臨之慎後妻趙郡李

徽伯女也豔且慧兼善書記工騎乘慎之爲滄州甚重沙門顯公夜常語久不寢李氏患之構之於慎遂被拉殺文襄聞其美挑之不從衣盡破裂李以告慎慎由是積憾且謂暹構已遂罕所糾劾多行縱捨神武嫌責之彌不自安出爲北豫州刺史遂據武牢降西魏慎先入關周文率衆東出敗於芒山慎妻子盡見禽神武以其家勲啓慎一房配没而已仲密妻逆口行中文襄盛服見之乃從焉西魏以慎爲侍中司徒遷太尉慎弟昂

昂字教曹其母張氏始生一男二歲令婢爲湯將浴之婢置而去養猿繫解以兒投鼎中爛而死張使積薪於村外縛婢及猿焚殺之揚其灰於漳水然後哭之昂性似其母幼時便有壯氣及長倣儻膽力過人龍脣豹頸姿體雄異其父爲求嚴師令加捶撻昂不遵師訓專事馳騁每言男兒當橫行天下自取富貴誰能端坐讀書作老博士也其父曰此兒不滅吾族當大吾門以其昂藏教曹故以名字之少與兄乾數爲劫掠鄉閭畏之無敢違忤兄乾求博陵崔聖念女

爲婚崔氏不許昂與兄往劫之置女村外謂兄曰何不行禮於是野合而歸乾及昂等並劫掠父次同常繫獄中唯遇赦乃出次同語人曰吾四子皆五眼我死後豈有人與我一鍬土邪及次同死昂大起冢對之曰老公子生平畏不得一鍬土今被豎竟知爲人不昂以建義初兄弟共舉兵旣而奉魏莊帝旨散衆仍除通直散騎侍郎封武城縣伯與兄乾俱爲尒朱榮所黜免歸鄉里陰養壯士又抄掠榮聞惡之密令刺史元仲宗誘執昂即送晉陽及入洛將昂自隨禁於馳牛署旣而榮死莊帝即引見勞勉之時尒朱世隆還逼宮闕帝親臨大夏門指麾處分昂旣免縲紲被甲橫戈與其從子長命推鋒徑進所向披靡帝及觀者莫不壯之即除直閣將軍賜帛千疋昂以寇難尙繫乃請還本鄉招集部曲仍除通直散騎常侍加北平將軍及聞莊帝見害京師不守遂與父兄據信都起兵尒朱世隆從叔殷州刺史羽生率五千人掩至龍尾坂昂將十餘騎不擐甲而馳之乾城守繩下五百人追救未及而昂已交兵羽生敗走昂馬稍絕

世左右無不一當百時人比之項籍神武至信  
都開門奉迎昂時在外略地聞之以乾爲婦人  
遺以布裘神武使世子澄以子孫禮見之昂乃  
與俱來後廢帝立除冀州刺史以終其身仍爲  
大都督率衆從神武破尒朱兆於廣阿又討四  
胡於韓陵昂自領鄉人部曲王桃湯東方老等  
三千人神武將割鮮卑兵千餘人共相參合對  
曰教曹所將部曲練習已久不煩更配神武從  
之及戰神武軍小却兆等方乘之昂與蔡雋以  
千騎自栗園出橫擊北軍大敗是日微昂等神  
武幾殆太昌初始之冀州尋加侍中開府進爵  
爲侯及兄乾被殺乃將十餘騎奔晉陽神武向  
洛陽令昂爲前驅武帝入關中昂率五百騎倍  
道兼行至崤陝不及而還尋行豫州刺史天平  
初除侍中司空公昂以兄乾薨此位固辭不拜  
轉司徒公好著小帽世因稱司徒帽神武以昂  
爲西南道大都督徑趣商洛昂度河祭河伯曰  
河伯水中之神高教曹地上之虎行經君所故  
相沃酌時山道峻阻巴寇守險昂轉闔而進莫  
有當鋒遂克上洛獲西魏洛州刺史泉企并將

數十人欲入藍田關會竇泰失利神武召昂昂  
不忍棄衆力戰全軍而還時昂爲流矢所中創  
甚顧左右曰吾死無恨恨不見季式作刺史耳  
神武聞之馳驛啓季式爲濟州刺史昂還復爲  
軍司大都督統七十六都督與行臺侯景練兵  
於武牢御史中尉劉貴時亦率衆在焉昂與比  
豫州刺史鄭嚴祖握槊貴召嚴祖昂不時遣枷  
其使使者曰枷時易脫時難昂使以刀就枷刎  
之曰何難之有貴不敢校明日貴與昂坐外白  
河役夫多溺死貴曰頭錢價漢隨之死昂怒拔  
刀斫貴貴走出還營昂便鳴鼓會兵攻之侯景  
與冀州刺史万俟受洛解之乃止時鮮卑共輕  
中華朝士唯憚昂神武每申令三軍常爲鮮卑  
言昂若在列時則爲華言昂嘗詣相府欲直入  
門者不聽昂怒引弓射之神武知而不責性好  
爲詩言甚陋鄙神武每容之元年進封京兆郡  
公與侯景等同攻獨孤信於金墉與周文帝戰  
敗於芒陰死之是役也昂使奴京兆侯西軍京  
兆於傳婢強取昂佩刀以行昂執殺之京兆曰  
三度救公大急何忍以小事賜殺其夜夢京兆

以血塗己寤而怒使折其二脛時劉桃捧在勃  
海亦夢京兆言訴得理將公付賊桃捧知昂必  
死遽奔焉昂心輕敵建旗蓋以陵陣西人盡銳  
攻之一軍皆沒昂輕騎東走河陽城太守高永  
洛先與昂隙閉門不受昂仰呼求繩又不得拔  
刀穿闔未徹而追兵至伏於橋下追者見其從  
奴持金帶問昂所在奴示之昂奮頭曰來與爾  
開國公追者斬之以去先是昂夢爲此奴所殺  
以告盧武將殺之武諫乃止果及難時年四十  
八桃捧會喪於路神武聞之如喪肝膽杖永洛  
二百西魏賞斬昂首者布絹萬段歲歲稍與之  
周亡猶未充贈太師大司馬太尉公錄尚書事  
翼州刺史謚曰忠武西魏尋歸教曹首猶可識  
先是有鵲巢於庭中地上家人怪之及其首函  
至置正當巢處葬後其妻張氏常見教曹夜來  
且去有若生平傍人莫見唯犬隨而吠之歲餘  
乃絕其故吏東方老爲南兖州刺史追慕其恩  
爲立祠廟靈像旣成頭上坼裂改而更作裂如  
初見者咸稱神異子突騎嗣早卒文襄復親簡  
昂諸子以第三子道額嗣皇建初追封昂永昌

王以道額襲武平末開府儀同三司入周爲儀  
同大將軍隋開皇中卒於黃州刺史昂弟季式  
季式字子通亦有膽氣太昌初累遷尚食典御  
尋加驃騎大將軍天平中爲濟州刺史季式兄  
弟貴盛並有勲於時自領部曲千餘人馬八百  
疋衣甲器仗皆備故能追督境內賊盜多致克  
捷時濮陽人杜靈椿等又陽平路叔文徒黨各  
爲亂季式並討平之有客嘗謂季式曰濮陽陽  
平乃是畿內何忽遣私軍遠戰季式曰我與國  
家同安危豈有見賊不討之理若以此獲罪吾

北傳十一

北八

亦無恨芒山之敗所親部典請季式奔梁季式  
曰吾兄弟受國厚恩與高王共定天下一旦傾  
危而亡之不義是役也兄昂歿焉興和中行晉  
州事解州仍鎮永安季式兄慎以武牢叛遣信  
報季式季式奔告神武神武待之如初武定中  
除侍中尋加冀州大中正都督以前後功加儀  
同三司天保初封乘氏縣子尋遷太常卿仍爲  
都督隨司徒潘樂征江淮間爲私使樂人於邊  
境交易還京坐被禁止尋赦之四年夏發疽卒  
贈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冀州刺史謚曰恭穆季



式豪率好酒又恃舉家勲功不拘檢節與光州  
刺史李元忠生平遊欵在濟州夜飲憶元忠開  
城門令左右乘驛馬持一壺酒往光州勸之朝  
廷知而容之兄慎叛後少時解職黃門郎司馬  
消難左僕射子如之子又是神武壻勢盛當時  
因退食暇尋季式酣歌留宿旦日重門竝關消  
難因請去季式曰君以地勢脅我邪消難拜謝  
出終不見許酒至不肯飲季式索車輪括消難  
頸又更索一車輪自括頸引蒲相勸消難不得  
已咲而從之方俱脫車輪更留一宿及消難出

北傳十九

三十九

方且言之文襄輔政白魏帝賜消難美酒數石  
珍羞一饗并令朝士與季式親狎者就季式宅  
宴集其被優遇如此自昂起兵爲羽翼者有呼  
延族劉貴珍劉長秋東方老劉士榮成五彪韓  
願生劉桃棒隨其建義者有李希光劉叔宗劉  
孟和等名顯可知者列之後云東方老安德萬  
人與昂爲部曲文宣受禪封陽平縣伯位南兗  
州刺史後與蕭軌等度江沒李希光勃海脩人  
初隨高乾起兵後位儀同三司揚州刺史文宣  
責陳武帝廢蕭明命儀同蕭軌率希光東方老

裴英起王敬寶步騎數萬以天保七年三月度江襲克石頭城五將名位相侔英起以侍中爲軍司蕭軌與希光竝爲都督軍中抗禮動必乖張頓軍丹楊城下遇霖雨五十餘日故致敗將卒俱死軍士得還者十二三劉叔宗名纂樂陵平昌人歸昂位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劉孟和名協浮陽饒安人聚衆附昂兄弟位終大丞相司馬坐事死其餘竝不知所終云神武初起兵范陽盧曹亦以勇力稱爲介朱氏守據薊神武厚禮召之以昂相擬曰宜來與從叔爲二曹曹

北齊書

卷四十一

愠曰將田舍兒比國士遂率其徒自薊入海島得長人骨以髑髏爲馬皂脰長丈六尺以爲二稍送其一於神武諸將莫能用唯彭樂強舉之未幾曹遇疾恫聲聞於外巫言海神爲祟遂卒其徒五百人皆服斬衰葬畢潛散曹身長九尺鬚面甚雄臂毛逆如猪鬣力能拔樹性弘毅方重常從容雅服北州敬仰之嘗卧疾猶申足以舉二人蠕蠕寇范陽曹登城射之矢出三百步投弓於外群虜莫能彎乃去之時有沙門曇讚號爲神力唯曹與之角焉曇讚聞叫聲則勝

論曰高允踐危禍之機抗雷電之氣處死夷然  
忘身濟難卒悟明主保己全名自非體隣知命  
鑒昭窮達亦何能若此宜光寵四世終身百齡  
有魏以來斯人而已僧俗藝用有聞聿脩之義  
世禮貧而無道能無及乎子集學業優道知名  
前世儒俊之風門舊不殞德正受終之際契叶  
亂臣雖鍾淫虐而名亦茂矣乾邕兄弟不階尺  
土之資奮臂河朔自致勤王之舉神武因之以  
成霸業但以非潁川元從異豐沛故人腹心之  
寄有所未允露其啓䟽假手天誅枉濫之極莫  
或過此昂之膽力氣冠萬夫韓陵之下風飛電  
擊然則齊氏元功一門而已其餘託而義唱亦  
足稱云

列傳第二十

北史三十一

崔鑒 兄孫伯謙

崔辯 孫士謙 士謙子彭 士謙弟說 說子弘度

崔挺 子孝芬 孫宣猷 曾孫仲方 仲方從叔昂

挺從子季舒 挺族孫暹

崔鑒傳 兄孫伯謙

崔鑒字神具博陵安平人也六世祖贊魏尚書僕射五世祖洪晉吏部尚書曾祖懿字世茂仕燕位秘書監祖遭字景遇位鉅鹿令父綽少孤學行脩明有名於世與范陽盧玄勃海高允趙

君李靈等俱被徵尋以母老固辭後為郡功曹卒鑒頗有文學自中書博士轉侍郎賜爵桐廬縣子出為東徐州刺史鑒欲安新附人有年老者表求假以守令詔從之又於州內銅冶為農具兵人獲利卒贈青州刺史安平侯謚曰康子合字貴和少有時譽襲爵桐廬子位終常山太守合弟康少有志氣陽平王順之為定州康為衛軍府錄事帶母極令時甄琛為長史曾因公事言競之間以拳擊琛墜牀琛以本縣長笑而不論其豪率若此彭城王勰 行壽春康從行

招致壯俠以爲部下總目之謂左右曰吾嘗寄  
膽氣於此人累遷廣平內史大納財貨爲清論  
所鄙後爲燕州刺史爲杜洛周攻圍堅守歷年朝  
廷遣都督元譚赴救譚敗康奔定州坐免官太  
昌中除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頻以老病求解  
永熙三年去職薨贈尚書令司徒公謚曰靖穆  
長子忻字伯悅有世幹以鄭儼之甥累遷兼尚  
書左丞莊帝初遇害河陰追贈殿中尚書冀州  
刺史忻弟仲哲早喪所生爲祖母宋氏所養六  
歲宋亡啼慕不止見者悲之性恢達常以將略

北列二

自許以軍功賜爵安平縣男及父康於燕被圍  
泣訴朝廷遂除別將與都督元譚赴援戰歿子  
長瑜位至開府中兵參軍長瑜子子樞學涉好  
文詞強辯有才幹仕齊位考功郎中參議五禮  
待詔文林館兼散騎常侍聘周使還除通直散  
騎常侍兼知度支子樞明解世務所居稱職因  
度支有受納風聞爲御史劾遇赦免仕周位至  
上士預尉遲迥事被誅子樞次弟子端亦有才  
幹而文藝爲優歷殿中侍御史卒於通直散騎  
侍郎子端弟子博武平末爲河陽道行臺郎隋

開皇末卒於泗州刺史子博弟子發有文才武  
平末祕書郎脩起居注仕隋爲秦王文學卒於  
國子博士長瑜弟叔瓚頗有學識性好直言其  
妻即齊昭信皇后姊也文宣擢爲魏尹丞屬蝗  
蟲爲災帝以問叔瓚對曰案漢書五行志土功  
不時蝗蟲作厲當今外築長城內興三臺故致  
此災帝大怒令左右歐之又擢其髮以溷汁沃  
其頭曳以出由是廢頓久之後卒於陽平太守  
贈本州刺史仲弟叔彥位撫軍叔彥弟季通位  
司農少卿季通子德立好學愛屬文預撰御覽

位濟州別駕季通弟季良風望閑雅位太學博  
士以征討功賜爵蒲陰縣子累遷太尉長史及  
康東還鄉季良亦去職歸養後位中軍將軍光  
祿大夫先康卒於家贈尚書右僕射謚曰簡康  
弟習字貴禮有世用卒於河東太守贈并州刺  
史鑿兄櫛字洛祖行博陵太守櫛子文業中書  
郎鉅鹿太守文業子伯謙

伯謙字士遜貧居養母齊神武召補相府兼功  
曹稱之曰崔伯謙清直奉公真良佐也轉七兵  
殿中左戶三曹郎中弟仲讓爲北豫州司馬與

高慎同叛坐免官後歷瀛州別駕京畿司馬文  
襄將之晉陽勞之曰卿騁足瀛部已著康歌督  
府務總是用相授臨別又馬上執手曰執子之  
手與子偕老卿宜深體此情族弟暹當時寵要  
伯謙與之舊寮同門非吉凶未嘗造請以雅道  
自居天保初除濟北太守恩信大行富者禁奢  
侈貧者勸課周給縣公田多沃壤伯謙咸易之  
以給人又改鞭用熟皮爲之不忍見血示恥而  
已朝貴行過郡境問人太守政何似對曰府君  
恩化古者所無誦人爲歌曰崔府君能臨政退  
田易鞭布威德人無爭客曰旣稱恩化何因復  
威對曰長吏憚其威嚴人庶蒙其恩惠故兼言  
之以相府舊寮例有加授徵赴鄴百姓號泣遮  
道數日不得前以弟仲讓在關中不復居內任  
除南鉅鹿太守下車導以禮讓豪族皆改心整  
肅事無巨細必自親覽在縣有貧弱未理者皆  
曰我自告白鬚公不慮不決在郡七年獄無停  
囚每有大使巡察恒處上第徵拜銀青光祿大  
夫伯謙少時讀經史晚年好老莊容止儼然無  
愠色親賓至則置酒相娛清言不及俗事士大

夫以爲儀表卒贈南兗州刺史謚曰懿伯謙弟仲讓仕西魏位至鴻臚少卿

崔辯傳

孫士謙士謙子彭士謙弟說說子弘度

崔辯字神通鑒之從祖弟也祖琨字景龍行本郡太守父經贈兗州刺史辯學涉經史風儀整峻獻文徵拜中書博士武邑太守政事之餘專以勸學卒贈安南將軍定州刺史謚曰恭長子景雋鯁正有高風好古博涉以經明行脩徵拜中書博士歷侍御史主文中散孝文賜名爲逸後爲貞外散騎侍郎與著作郎韓興宗參定朝

北傳

儀雅爲孝文所知重遷國子博士每有公事逸常被詔獨進博士特命自逸始轉通直散騎常侍廷尉少卿卒子巨倫字孝宗幼孤及長歷涉經史有文學武藝叔楷爲殷州巨倫仍爲長史北道別將在州陷賊斂恤存亡爲賊所義葛榮聞其才名欲用爲黃門郎巨倫心惡之至五月五日會集官寮令巨倫贈詩巨倫乃曰五月五日時天氣已大熱狗便呀欲死牛復喘吐舌以此自晦獲免結死士夜中南走逢賊俱恐不濟巨倫曰寧南死一寸豈北死一尺便欺賊曰吾



受救而行賊爇火觀救火未然巨倫手刃賊十  
餘人賊乃四潰得馬數匹夜陰失道唯看佛塔  
戶而行到洛陽持節別將北討初楷喪之始巨  
倫收殯倉卒事不周固至是遂偷路改殯并竊  
家口以歸尋授國子博士莊帝即位除東濮陽  
太守時河北紛梗人避賊多入郡界歲儉飢乏  
巨倫傾資贍恤務相全濟時類高之元顥入洛  
據郡不從莊帝還宮封漁陽縣男後除光祿大  
夫卒子子武襲初巨倫有姊明慧有才行困患  
眇一目內外親族莫不求者其家議欲下嫁之

巨倫姑趙國李叔胤之妻聞而悲感曰吾兄盛  
德不幸早世豈令此女屈事卑族乃爲子翼納  
之時人難其義識逸第模字叔軌身長八尺圍  
亦如之出後其叔雅有志度蕭寶夤討關隴引  
爲西征別將屢有戰功封槐里縣伯後行岐州  
事擊賊歿於陣永熙中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  
司都督相州刺史模第楷楷字季則爲廣平王  
懷文學正始中以王國官非其人多被戮唯楷  
與楊昱以數諫諍獲免後爲太子中舍人左中  
郎將以黨附高肇爲中尉所劾事在高聰傳楷

性嚴烈能摧挫豪強時人語曰莫儻郁買反懈

孤楷反

付崔楷時冀定數州頻遭水害楷上疏

導之便宜事遂施行孝昌初置殷州以楷爲刺史加後將軍楷將之州人咸勸單身述職楷曰單身赴任朝廷謂吾有進退之計將士又誰肯固志遂闔家赴州賊勢已逼或勸減小弱以避之乃遣第四女第三男夜出旣而曰一朝送免兒女將謂吾心不固遂命追還及賊來攻楷率力拒抗莫不爭奮咸稱崔公尚不惜百口吾等何愛一身力竭城陷楷執節不屈賊遂害之楷

兄弟父子竝死王事朝野傷歎焉贈侍中鎮軍將軍定州刺史永熙中又特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都督冀州刺史長子士元沈雅有學尚州陷戰沒贈平州刺史子育王少以器幹稱仕齊至起部郎子文豹字蔚少有文才本州大中正士元弟士謙

士謙孝昌初解褐著作佐郎後賀拔勝出鎮荊州以士謙爲行臺左丞孝武西遷士謙勸勝倍道兼行謁帝關右勝不能用州人劉誕引侯景軍奄至勝與戰敗績遂奔梁士謙與俱行及至梁

每乞師赴援梁武雖不爲出軍而嘉勝等志節  
竝許其還國乃令士謙先且通隣好周文素聞  
其名甚禮之賜爵千乘縣男及勝至拜太師長  
史以功進爵爲子拜尚書右丞從周文解洛陽  
圍經河橋戰加定州大中正瀛州刺史又破柳  
仲禮於隨郡討李遷哲於魏興竝有功進驃騎  
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直州刺史賜姓宇文氏  
恭帝初轉利州刺史士謙性明悟深曉政術吏  
人畏而愛之周保定二年遷總管安州刺史加  
大將軍進爵武康郡公天和中授江陵總管荆  
州刺史州旣統攝遐長俗兼夷夏又南接陳境  
東隣齊寇士謙外禦強敵內撫軍人風化大行  
號稱良牧每年考績常爲天下之最屢有詔褒  
美焉士謙隨賀拔勝之在荊州也雖被親遇而  
名位未顯及踐其位朝野以爲榮卒於州闔境  
痛惜之立祠堂四時祭饗子曠嗣士謙性至孝  
與弟說特相友愛雖復年位竝高資產皆無私  
焉居家嚴肅曠及說子弘度竝奉其遺訓云曠  
少溫雅大業末位開府儀同三司大將軍浙州

刺史曠弟彭

彭字子彭少孤事母以孝聞性剛毅有武略工騎射善周官尚書竝略通大義仕周累遷門正上士隋文帝爲相周陳王純鎮齊州帝恐其爲變遣彭以兩騎徵純入朝彭來至齊州三十里因詐病止傳舍遣人召純純疑有變多將從騎至彭所彭請間因顧騎士執而鎖之乃大言曰陳王有罪詔徵入朝左右不得輒動左右愕然而去至拜上儀同及踐阼遷監門郎將兼領右衛長史賜爵安陽縣男再遷驃騎將軍恒典宿衛性謹密在省闈二十餘年當上在仗危坐終

日未嘗有墮容上每謂曰卿當上日我寢處自安又嘗曰卿弓馬固以絕人頗知學不彭曰臣少愛周禮尚書休沐之暇不敢廢也上曰試爲我言之彭因說君臣戒慎之義上稱善觀者以爲知言後加上開府遷備身將軍上嘗宴達頭可汗使者於武德殿有鴿鳴於梁上命彭射之中上大悅賜錢一萬及使者反可汗復遣使請崔將軍一與相見上曰此必善射聞於虜庭遂遣之及至可汗召善射者數十人因擲肉於野以集飛翫遣其善射者射之多不中彭連發數

矢皆應弦而落突厥莫不歎服仁壽末進爵安陽縣公煬帝即位遷左領軍大將軍時漢王諒初平令彭鎮遏山東復領慈州事卒贈大將軍謚曰肅子寶德嗣士謙弟說

說本名士約少有氣槩旅力過人尤工騎射賀拔勝攻荊州以爲假節冠軍將軍防城都督又隨奔梁復自梁歸西魏授武衛將軍都督封安昌縣子從周文復弘農戰沙苑皆有功進爵爲侯除京兆郡守累遷都官尚書定州大中正改封安固縣侯賜姓宇文并賜名說焉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進爵萬年縣公再遷總管涼州刺史說莅政強毅百姓畏之後除使持節能和忠三州崇德等十三防諸軍事加授大將軍改封安平縣公建德四年卒贈廓延等五州刺史謚曰壯子弘度

弘度字摩訶衍旅力絕人儀貌魁岸鬚面甚偉性嚴酷年十七周大象宰宇文護引爲親信累轉大都督時護子中山公劼爲蒲州刺史令弘度從焉嘗與劼登樓至上層去地四五丈俯臨之訓曰可畏也弘度曰此何足畏欬擲下至地

無所損訓大奇之後以戰功授儀同從平齊進  
上開府鄴縣公尋從汝南公宇文神舉破盧昌  
期於范陽鄆公韋孝寬經略淮南以前後勲進  
位上大將軍襲父爵安平縣公及尉遲迴反弘度  
以行軍總管從韋孝寬討之所當無不披靡弘  
度妹先適迴子為妻及破鄴城迴窘迫升樓弘  
度直上龍尾追之迴將射弘度弘度脫兜鍪謂  
曰今日各圖國事不得顧私事既如此早為身  
計何所待也迴擲弓於地罵大丞相極口自殺  
弘度顧弟弘昇使取迴頭進位上柱國時行軍  
總管例封國公以弘度不時殺迴縱致惡言由  
是降爵一等為武鄉郡公開皇初以行軍總管  
拒突厥於原州還拜華州刺史納妹為秦孝王  
妃尋遷襄州總管弘度素貴御下嚴急所在令  
行禁止盜賊屏跡梁主蕭琮來朝被旨以弘度  
為江陵總管鎮荊州陳人憚之不敢窺境以行  
軍總管從秦孝王平陳賜物五千段高智慧等  
作亂復以行軍總管隸楊素弘度與素品同而  
年長於素素每屈下之一旦隸素意甚不平素  
亦優容之及還以行軍總管檢校原州事以備

胡無虜而還上甚禮之復以其弟弘昇女爲河南王妃仁壽中檢校太府卿自以一門二妃無所降下每誠其寮吏曰人當誠恕無得欺誑皆曰諾後嘗食鼈侍者八九人弘度問之曰鼈美乎人懼之皆曰美弘度大罵曰傭奴何敢誑我汝初未食鼈安知其美俱杖之八十官屬百工見之莫不汗流無敢欺隱時有屈突蓋爲武侯車騎亦嚴刻長安爲之語曰寧飲三斗酢不見崔弘度寧灸三斗艾不逢屈突蓋然弘度居家子弟班白動行捶楚閨門整肅爲當世所稱未幾秦王妃以罪誅河南王妃復被廢弘度憂恚謝病於家諸弟乃與之別居彌不得志煬帝即位河南王爲太子帝將復立崔妃遣中使就第宣旨使者詣弘昇家弘度不之知使者反帝曰弘度有何言使者曰弘度稱不起帝默其事竟寢弘度憂憤未幾卒弘昇字上客在周爲右侍上士從平尉遲迥以功拜上儀同尋加上開府封黃臺縣侯隋文受禪進爵爲公授驃騎將軍歷慈鄭二州刺史襄州總管以戚屬故待遇隆重及河南王妃罪廢弘昇亦免官煬帝即位歷

冀州刺史信都太守位金紫光祿大夫轉涿郡太守遼東之役檢校左武衛大將軍事指平壤與宇文述等同敗奔還發病卒

崔挺傳

子孝芬

孫宣猷

曾孫仲方

仲方從叔昂

挺從子季舒

挺族孫暹

崔挺字雙根辯之從父弟也父鬱位濮陽太守挺幼孤居喪盡禮少躬學五代同居後頻年飢家始分折挺與弟振推讓田宅舊資惟守墓田而已家徒壁立兄弟怡然手不釋卷鄉人有贍遺挺辭而後受仍亦散之舉秀才射策高第拜中書博士轉侍郎以工書受教於長安書文明太后父燕宣王碑賜爵秦昌子轉登聞令遷典屬國下大夫以參議律令賜帛穀馬牛等尚書李冲甚重之孝文以挺女為嬪宋王劉昶南鎮彭城詔挺為長史以疾辭免乃以王肅為長史其被遇如此後拜昭武將軍光州刺史風化大行及車駕幸兗州召挺赴行在所問以臨邊之心因及文章帝甚悅謂曰別卿已來儵焉二載吾所綴文以成一集今當給卿副本顧謂侍臣曰擁旄者皆如此何憂哉復還州及散騎常侍



張彛巡行風俗謂曰彛受使巡方採察謠訟入境觀政寔愧清使之名州舊掖城西北數里有斧山峯嶺高峻北臨滄海南望岱岳挺於頂上欲營觀宇故老曰此嶺上秋夏之際常有暴雨相傳云是龍道恐此觀不可久立挺曰人龍相去何遠之有蚪龍儻忽豈一路乎遂營之數年間果無風雨之異挺既代即爲風雨所毀遂莫能立衆以爲善化所感時以犯罪配邊者多有逃越遂立重制一人犯罪逋亡闔門充役挺上書以爲周書父子罪不相及以一人犯罪延及闔門豈不哀哉辭甚雅切帝納之先是州內少鐵器用皆求之他境挺表復鐵官公私有賴孝文將辨天下氏族仍亦訪定乃遙授挺本州大中正掖縣有人年踰九十板輿造州自稱少曾充使林邑得一美玉方尺四寸甚有光采藏之海島垂六十歲忻逢明政今願奉之挺曰吾雖德謝古人未能以玉爲寶遣船隨取光潤果然迄不肯受乃表送都景明初見代老幼泣涕追隨縑帛送贈悉不納散騎常侍趙脩得幸宣武挺雖同州壤未嘗詣門北海王詳爲司徒錄尚

書事以挺爲司馬固辭不免世人皆歎其屈而  
挺處之夷然詳攝選衆人競稱考第以求遷叙  
挺終無言詳曰崔光州考級竝未加授宜投一  
牒當爲申請遽伯玉恥獨爲君子亦何故嘿然  
挺曰階級是聖朝大例考課亦國之恒典至於  
自銜求進竊以羞之詳大相稱歎其爲司馬詳  
未曾呼名常稱州號以示優禮卒贈輔國將軍  
幽州刺史謚曰景光州故吏聞凶問莫不悲感  
共鑄八尺銅像於城東廣固寺赴八關齊追奉  
冥福初崔光貧賤挺贍遺衣食常親敬焉又識  
邢巒宋弁於童幼世稱其知人歷官三十餘年  
家資不益食不重味室無綺羅閨門之內雍雍  
如也欲諸子恭敬廉讓因以孝爲字及葬親故  
多有贈賄諸子推挺素志一無所受有子六人  
長子孝芬

孝芬字恭粹早有才識博學好文章孝文召見  
甚嗟賞之李彪謂挺曰比見賢子謁帝旨喻殊  
優今當爲絕羣耳挺曰卿自欲善處人父子之  
間然斯言吾不敢聞也後襲父爵累遷司空屬  
定州大中正長於剖判甚有能名府主任城王

澄雅重之澄奏地制八條孝芬所參定也遷廷尉少卿孝昌初梁將裴邃等寇淮南詔行臺酈道元都督河間王榮討之敕孝芬持節催令赴接賊退而還遷荊州刺史兼尚書南道行臺領軍司率諸將以援神雋因代焉孝芬遂從恒農道南入敵便奔散人還安堵明帝嘉勞之後以元義之黨與盧同李獎等竝除名徵還又除孝芬爲廷尉章武王融以贓貨被劾孝芬案以重法及融爲都督北討鮮于脩禮時孝芬弟孝演率宗從在博陵爲賊攻陷遇害融密啓云孝演

北列傳

十一

入賊爲逆遂見收捕全家投梁遇赦乃還後梁將成景雋逼彭城孝芬兼尚書右丞爲徐州行臺孝芬將發入辭靈太后謂曰卿女今事我兒與卿是親曾何相負而內頭元義車內稱此嫗須了却孝芬曰臣蒙國厚恩義無斯語假有斯語誰能得聞若有此聞即此人於元義親密過臣遠矣乞對之足辨虛實太后乃有愧色孝芬既至景雋等力屈退走以孝芬兼尚書爲徐兗二州行臺建義初太山太守羊侃據郡反引南賊圍兗州行臺除孝芬散騎常侍鎮東將軍金

紫光祿大夫仍兼尚書東道行臺與大都督刀  
宣往救援與行臺于佖時相接至便圍之佖突  
圍奔梁永安中授西兗州刺史孝芬倦外役固  
辭不行仍爲太常卿太昌初兼殿中尚書後加  
儀同三司兼吏部尚書孝武帝入關齊神武至  
洛與尚書辛雄劉廞等竝被誅沒其家口天平  
中乃免之孝芬博聞口辯善談論愛好後進終  
日忻然商榷古今間以嘲謔聽者忘疲文筆數  
十篇有子八人長子勉字宣祖頗涉史傳普泰  
中兼尚書右丞勉善附會世論以浮競譏之爲  
尚書令爾朱世隆所親待而尚書郎魏季景尤  
爲世隆所知勉與季景內頗不睦季景於世隆  
求右丞奪勉所兼世隆啓用季景勉遂悵快自  
失太昌初除散騎常侍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  
夫定州大中正敕左右廂出入其家被收之際  
逃免後見齊神武勞撫之天平初遣勉送勲貴  
妻子赴定州因得還屬母李氏喪亡勉哀號過  
性遇病卒無子弟宣度以子龍子爲後勉弟猷  
猷字宣猷少好學風度閑雅性鯁正有軍國籌  
略普泰初累遷司徒事申郎既遭家難遂間行

入關及謁魏孝武哀動左右帝爲之改容日送  
曰忠孝之道萃此一門即以本官奏門下事大  
統初兼給事黃門郎平原縣伯二年正黃門行  
軍禽竇泰復弘農破沙苑猷常以本官從軍典  
文翰五年除司徒左長史加驃騎將軍時太廟  
初成四時祭祀猶設俳優角抵之戲其郊廟祭  
官多有假兼猷上疏諫書奏竝納焉遷京兆尹  
時婚姻禮嫁聚會之辰多舉音樂又厯里富室  
衣服奢淫乃有織成文繡者猷請禁斷事竝施  
行與盧辯等勅脩六官十二年除浙州刺史十  
四年侯景據河南歸款遣行臺王思政赴之周  
文與思政書曰崔宣猷智略明贍有應變之才  
若有所疑宜與量其可不思政初頓兵襄城後  
於潁川爲行臺并致書於猷猷書曰襄城控帶  
京洛寔當今之要地如有動靜易相應接潁川  
旣隣寇境又無山川之固賊若潛來徑至城下  
莫若頓兵襄城爲行臺所潁川置州遣郭賢守  
則表裏膠固人心易安縱有不虞豈能爲患使  
人見周文具以啓聞周文令依猷策思政重啓  
求與朝廷立約賊若水攻乞一周爲斷陸攻請

三歲爲期限內有事不煩赴援過此以往惟朝廷所裁乃許之及潁川沒周文深追悔焉以疾去職屬大軍東征周文賜以馬隨軍與之籌略十七年進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本州大中正賜姓宇文氏恭帝元年周文欲開梁漢舊路乃命猷督儀同劉道通等五人開通車路鑿山堙谷五百餘里至于梁州即以猷爲都督梁州刺史及周文崩始利沙興等諸州阻兵爲逆信合開楚四州亦叛唯梁州境內人無二心利州刺史崔士謙請援猷遣兵六千赴之信

北列傳二十

十一

州糧盡猷爲送米四千斛於是二鎮獲全猷第二女帝養爲己女封富平公主周明帝即位徵拜御正中大夫時依周禮稱天王又不建年號猷以爲世有澆淳故帝王因以訖革今天子稱王不足以威天下請遵秦漢稱皇帝建年號朝議從之除司會中大夫御正如故明帝崩遺詔立武帝晉公護謂猷曰今奉遵遺旨君以爲何如對曰殷道尊尊周道親親今朝廷既遵周禮無容輒違此義雖不行時稱其守正及陳將蔡皎來附晉公護議欲南伐公卿莫敢言猷獨進

曰前歲東征死傷過半比雖加撫循而創痍未復近者長星爲災乃上玄所以垂鑒誠也豈可窮兵極武而重其譴負哉議不從後水軍果敗而裨將元定等遂沒江南建德六年拜少司徒加上開府儀同大將軍隋文帝受禪以猷前代舊齒授大將軍進爵汲郡公間皇四年卒謚曰

明子仲方嗣

仲方字不齊少好讀書有文武才略年十五周文帝見而異之令與諸子同就學隋文帝亦在其中由是與帝少相款密後以明經爲晉公宇文護參軍轉記室遷司王大夫與斛斯微柳敏等同脩禮律後以軍功授平東將軍銀青光祿大夫賜爵石城縣男時武帝陰有滅齊志仲方獻二十策帝大奇之復與少內史趙芬刪定格式尋從帝攻下晉州又令仲方說下翼城等四城授儀同進爵范陽縣侯後以行軍長史從郟國公王軌禽陳將吳明徹於呂梁仲方策居多宣帝嗣位爲少內史會帝崩隋文帝爲丞相與仲方相見握手極歡仲方亦歸心焉其夜上便宜十八事帝竝嘉納之又勸帝應天受命從之

及受禪上召仲方與高頴議正朔服色事仲方  
曰晉爲金行後魏爲水周爲木皇家以火承木  
德之統又聖躬載誕之初有赤光之瑞車服旗  
牲竝宜用赤又勸上除六官依漢魏之舊竝從  
之進位上開府授司農少卿進爵固安縣公令  
發丁三萬於朔方靈武築長城東至黃河西拒  
綏州南至勃出嶺綿歷七百里明年復令仲方  
發丁十萬於朔方已東緣邊險要築數十城以  
遏胡寇丁父艱去職未朞起爲虢州刺史上書  
論取陳之策曰臣謹案晉太康元年歲在庚子  
晉武帝平吳至今開皇六年歲次景午合三百  
七載春秋寶乾圖云王者三百年一蠲法今三  
百之期可謂至矣陳氏草竊起於景子至今景  
午又子午爲衝陰陽之忌昔史趙有言曰陳顓  
頊之族爲水故歲在鶉火以滅又云周武王克  
商封胡公蒲於陳至魯昭九年陳災裨竈曰歲  
五及鶉火而後陳亡楚克之楚祝融後也爲火  
正故復滅陳陳承舜後舜承顓頊太歲左行歲  
星右轉鶉火之歲陳族再亡戊午之年媯虞運  
盡語跡雖殊考事無別皇朝五運相承感火德



而國號為隋隋與楚同分楚是火正午為鶉火  
未為鶉首申為實沈酉為大梁既當周秦晉趙  
之分若當此分發兵將得歲之助以今量古陳  
滅不疑臣謂午未申酉竝其數極蓋聞天時不  
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況主聖臣良兵強國富  
陳既主昏於上人讙於下險無百工之固眾非  
九國之師獨此島夷而稽天討伏度朝廷自有  
宏謨芻蕘所見冀申螢爝今唯須武昌以下斬  
和徐方吳海等州更帖精兵密營渡計益信襄  
荆基郢等州速造舟楫多張形勢為水戰之具  
蜀漢二江是其上流水路衝要必爭之所賊雖  
於流頭荆門延洲公安巴陵隱磯夏口益城置  
船然終聚漢口峽口以水戰火決若賊必以上  
流有軍令精兵赴援者下流諸將即須擇便橫  
度如擁眾自衛上江水軍鼓行以前雖恃九江  
五湖之險非德無以為固徒有三吳百越之兵  
無恩不能自立上覽大悅轉基州刺史徵入朝  
仲方因陳經略上善之賜以御袍袴并羅雜綵  
五百段進位開府及大舉伐陳以仲方為行軍  
總管與秦王會及陳平坐事免未幾復位後數

載授會州總管時諸羌猶未賓附詔仲方擊之  
與賊三十餘戰紫祖四隣望方涉題干碣小鐵  
圍山白男弱水等赭都諸賊悉平賜奴婢一百  
二十口黃金三十斤遷代州總管後被徵入朝  
會文帝崩漢王餘黨據呂州不下煬帝遣周羅  
暉攻之中流矢卒及令仲方代總其衆拔之進  
位大將軍歷戶部禮部尚書坐事免尋爲國子  
祭酒轉太常卿朝廷以其衰老出拜上郡太守  
以母憂去職歲餘起爲信都太守後乞骸骨優  
詔許之卒於家子燾位定陶令宣猷第宣度位  
齊王開府司馬恒農太守宣度弟 宣軌頗有  
才學位尚書考功郎中與弟宣質宣靜宣略竝  
早卒孝芬第孝偉趙郡太守郡經葛榮離亂後  
人皆賣鬻兒女夏堪大孰孝偉勸戶人多收之  
郡內乃安教其人種殖招撫遺散先恩後威一  
周之後流戶大至興立學校親加勸厲百姓賴  
之卒郡贈瀛州刺史謚曰簡朝議謂爲未申復  
贈安北將軍定州刺史一子昂  
昂字懷遠七歲而孤事母以孝聞祖父吏部尚  
書孝芬嘗謂親友曰此兒終當遠至是吾家千

里駒也昂性端直頗綜文詞天平二年文襄引  
爲記室參軍委以腹心之任及輔朝政召爲開  
府長史并攝京畿長史事時勳將親族賓客多  
行不軌孫騰司馬子如之門尤劇昂受文襄密  
旨以法繩之未幾間內外齊肅尋遷司徒右長  
史時左府有陽平人吳賓爲妄認繼嗣事披訴  
經久長史王昕郎中鄭憑掾盧斐屬王敬寶等  
窮其獄始末積年鞠掠不獲實司徒婁昭付昂  
推問即日詰根緒獲其真狀昭歎曰左府都官  
數人不如右府一長史昕憑甚以爲愧武定中  
文襄普令內外極言得失昂上書曰屯田之設  
其來尚矣曹魏破蜀業以興師馬晉平吳兵因  
取給朝廷頃以懷洛兩邑隣接邊境薄屯豐稔  
糧儲已贍準此而論龜鏡非遠其幽安二州控  
帶奚賊蠕蠕徐揚兗豫連接吳越強隣實藉轉  
輸之資常勞私糴之費諸道別遣使營之每考  
其勤惰則人加勸勵倉廩充實供軍濟國寔謂  
在茲其次法獄之重人命所懸頃者官司糾察  
多不審練乃聞緣淺入深未有雪大爲小咸以  
畏避嫌疑共相殘劾至如錢絹粟麥其狀難分

徑指爲贓罪從此定乞勒羣司務存獲實如此則有息將來必無枉濫文襄納之後除尚書左丞其年兼度支尚書左丞之兼尚書近代未有朝野榮之度支水漕陸運昂設轉輸相入之差付給新陳之法有利於人遂爲常式右僕射崔暹奏請海沂煮鹽有利軍國文襄以問昂昂曰亦旣官煮須斷人竈官力雖多不及人廣請準關市薄爲竈稅私館官給彼此有宜朝廷從之武定六年甘露降宮闕文武同賀魏帝問右僕射崔暹尚書楊愔崔陵邢邵散騎常侍魏收御史中丞陸操國子祭酒李澤曰可各言德績感致所由次至昂昂曰吉凶兩門不由符瑞故桑雉之戒實啓中興小鳥孕大未聞福感所願陛下雖休勿休允荅天意帝爲斂容後攝都官尚書上勸田事七條尋兼太府卿齊受禪改散騎常侍兼大司農卿二寺所掌世號繁劇昂校理有術下無姦僞又奏上橫市妄費事十四條其年與太子少師邢邵議定國初禮式仍封華陽縣男又詔刪定律令損益禮樂令尚書右僕射瑒等四十三人在領軍府議定帝尋幸晉將發

敕遞相遵率不者命昂以聞昂部分科條校正  
今古手所增損十有七八轉廷尉卿昂號深文  
世論不以平恕相許又與尚書盧斐別典京畿  
詔獄竝有殘刻之聲至於推繩大事理可明言  
是非不至冤酷有濮陽子沈子遐齋侯景鐵券  
告徐州都督府長史畢義緒期舉兵應景又衛  
尉卿杜弼門生郝子寬告弼誅謗并與元子雄  
謀逆帝盛怒付昂窮鞫昂皆執正雪免告者引  
妄獲罪天保三年除度支尚書時有儲藏小吏  
因內臣投書告事又別有飛書告事者竝付昂  
窮檢昂言笑間咸得情告者辭窮竝引嫌狀於  
是飛書遂絕轉都官尚書仍兼都官事食濟州  
北郡幹文宣幸東山謂曰舊人多出爲州當用  
卿爲令僕勿望刺史卿六十外當與卿本州中  
間州不可得也後九卿以上陪集東宮帝指昂  
及尉瑾司馬子瑞謂皇太子曰此是國家名臣  
汝宜記之未幾復侍宴金鳳臺歷數諸人咸  
有罪負至昂曰崔昂直臣魏收才士婦兄妹夫  
俱省罪過十年除兼右僕射數日拜爲真未幾  
還爲兼楊愔少時與昂不平文宣崩後遂免昂

右僕射除儀同三司光祿勳皇建元年轉太常  
卿河清元年兼御史中丞太常如故昂從甥李  
公統坐高歸彥事誅依律婦人年六十以上免  
配宮時公統母年始五十餘而稱六十公統舅  
宣寶求吏以免其姊昂弗知錄尚書彭城王浹  
發其事竟坐除名三年復爲五兵尚書遷祠部  
天統元年卒贈趙州刺史昂有風調才識舊立  
堅正剛直之名然好揣上情感激時主或陳便  
宜蠲省或列陰私罪失深爲文宣所知賞朝之  
大事多以委之情尚嚴猛每行鞭撻雖苦楚萬

端對之自若前則崔暹季舒爲之親援後乃高  
德正是其中表常有俠恃意色矜高以此不爲  
名流歸服有五子第三子液字君洽頗習文藻  
有學涉風儀器局爲時論所許以奉朝請待詔  
文林館隋開皇中爲中書侍郎孝偉弟孝演字  
則伯出繼伯父性通率美鬚髯姿貌魁傑少無  
宦情沈浮鄉里位瀛州安西府外兵參軍因罷  
歸及鮮于脩禮起逆遇害無子弟孝直以子士  
游爲後孝直字叔廣身長八尺眉目踈朗早有  
志尚稍遷直閣將軍通直散騎常侍介朱兆入

洛孝直以天下未寧去職歸鄉里太昌中除衛將軍右光祿大夫辭不赴卒於家誠諸子曰吾才疎効薄於國無功若朝廷復加贈謚宜循吾意不得祇受若致干求則非吾意子士順位太府卿孝直弟孝政字季讓十歲挺亡號哭不絕見者爲之悲慘志尚貞立博學經史雅好辭賦喪紀特所留情衣服制度手能執造位太尉汝南王悅行參軍孝芬兄弟孝義慈厚弟孝演孝政先亡孝芬等哭泣哀慟絕肉蔬食容貌毀瘠見者傷之孝偉等奉孝芬盡恭順之禮坐食進退孝芬不命則不敢也鷄鳴而起且溫顏色一錢尺帛不入私房吉凶有須聚對分給諸婦亦相親愛有無共之始挺兄弟同居孝芬叔振旣亡後孝芬等承奉叔母李氏若事所生日夕溫清出入啓觀家事巨細一以諮決每兄弟出行有獲財物尺寸以上皆入李之庫四時分賚李氏自裁之如此二十餘歲撫從弟宣伯子朗如同氣焉挺弟振

振字延根少有學行居家孝爲宗族所稱爲祕書中散在內謹敕爲孝文所知孝文南討自高

陽內史徵兼尚書左丞留京振既才幹被擢當  
世以爲榮遷太子庶子景明初除長兼廷尉少  
卿振有公斷以明察稱河內太守陸琇與咸陽  
王禧同謀爲逆禧敗事發振窮案之時琇內外  
親黨及當朝貴要咸爲言之振研覈切至終無  
縱緩遂斃之於獄其奉法如此除肆州刺史在  
任有政績卒於河東太守贈南充州刺史謚曰  
定振歷官四十餘載考課恒爲稱職議者善之  
子子朗美容貌涉獵經史少溫厚有風尚位侍  
御史加平東將軍卒挺從父子瑜字仲璉少孤

有學業位鴻臚少卿封高邑男贈瀛州刺史子  
孟舒字長才襲父爵位廣平太守卒贈殷州刺  
史鎮東將軍謚曰康孟舒弟仲舒位鄴縣令仲  
舒弟季舒最知名

季舒字叔正少孤性明敏涉獵經史長於尺牘  
有當世才具年十七爲州主簿爲大將軍趙郡  
公琛所器重言之齊神武神武親簡丞郎補季  
舒大行臺都官郎中文襄輔政轉大將軍中兵  
參軍甚見親寵以魏帝左右須置腹心擢拜中  
書侍郎文襄爲中書監移門下機事總歸中書



又季舒善音樂故內伎亦回隸焉內伎屬中書  
自季舒始也文襄每進書魏帝有所諫請或文  
詞繁雜季舒輒脩飾通之得申勸戒而已靜帝  
報答霸朝恒與季舒論之云崔中書是我姝母  
轉給事黃門侍郎領主衣都統雖迹在魏朝而  
歸心霸府密謀大計皆得預聞於是賓客輻湊  
傾身接禮甚得名譽勢傾崔暹暹嘗於朝堂屏  
人拜之曰暹若得僕射皆叔父之恩其權重如  
此時勲貴多不法文襄無所縱捨外議以季舒  
及崔暹等所爲甚被怨嫉及文襄遇難文宣將  
赴晉陽黃門郎陽休之勸季舒從曰一日不朝  
其間容刀季舒性愛聲色心在閑放遂不請行  
欲恣其行樂司馬子如緣宿憾及尚食典御陳  
山提等列其過狀由是季舒及暹各鞭二百徙  
北邊天保初文宣知其無罪追爲將作大匠再  
遷侍中俄兼尚書左僕射儀同三司大被恩遇  
乾明初楊愔以文宣遺旨停其僕射遭母喪解  
任起服除光祿勳兼中兵尚書出爲齊州刺史  
坐遣人度淮平市亦有贓賄事爲御史所劾會  
赦不問武成居蕃曾病文宣令季舒療病備盡

心力大寧初追還引入慰勉累遷度支尚書開  
府儀同三司營昭陽殿敕令監造以判事式爲  
胡長仁密言其短出爲西兗州刺史爲進典籤  
於吏部被責免官又以詣廣寧王宅波韋鞭數  
十及武成崩不得預於哭泣久之除膠州刺史  
遷侍中開府食新安河陰二郡幹加左光祿大  
夫待詔文林館監撰御覽加特進監國史季舒  
素好圖籍暮年轉更精勤兼推薦人士獎勸文  
學議聲翕然遠近稱美祖珽受委奏季舒總監  
內作珽被出韓長鸞以爲珽黨亦欲出之屬車  
駕將適晉陽季舒與張雕議以爲壽春被圍大  
軍出拒言使往還須稟節度兼道路小人或相  
驚恐云大駕向并州畏避南寇若不啓諫必動  
人情遂與從駕文官連名進諫時貴臣趙彥深  
唐邕段孝言等初亦同心臨時疑貳季舒與爭  
未決長鸞遂奏云漢兒文官連名總署聲云諫  
止向并州其實未必不反宜加誅戮帝即召已  
署表官人集合章殿以季舒張雕劉述封孝琰  
裴澤郭遵等爲首並斬之殿庭長鸞令棄其屍  
於漳水自外同署將加鞭撻趙彥深執諫獲免

季舒等家屬男女徙北邊妻女及子婦配奚官小男下蠶室没入貨產季舒本好醫術天保中於徙所無事更說意研精遂為名手多所全濟雖位望轉高未曾懈怠縱貧賤廝養亦為之療護庶子長君尚書右外兵郎中次鏡玄著作佐郎竝流於長城未幾季舒等六人妻以年老放出後南安王思好更稱朝廷罪惡以季舒等見害為詞悉召六人兄弟子姪隨軍趣晉陽事敗長君等竝從戮六人之妻又追入官周武帝滅齊詔斛律光與季舒等六人同被優贈季舒贈開府儀同大將軍定州刺史挺從祖弟敬邕性長者為左中郎將以軍功賜爵臨淄男位營州刺史庫莫奚國有馬數百疋因風入境敬邕悉令送還於是夷人感附卒於太中大夫贈濟州刺史謚曰恭敬邕從弟接字願賓容貌魁偉放邁自高不拘檢為中書博士樂陵內史雅為任城王澄所禮待及澄為本部接了無人王敬王折然容下之後為樂陵太守還鄉卒挺族子纂字叔則博學有文才既不為時知乃著無談子論尋為廷尉正每有大獄多所據明有當官之

譽時太原王靜自廷尉監遷少卿纂恥居其下  
乃與靜書辭氣抑揚無上下禮入啓求解位後  
爲洛陽令卒贈司徒左長史纂兄穆字子和雅  
有度量州辟主簿卒穆子暹

暹字季倫少爲書生避地敦海依高乾以妹妻  
其弟慎慎後臨滄光二州啓暹爲長史委以職  
事趙郡公琛鎮定州辟爲開府諮議隨琛往晉  
陽神武與語悅之以兼丞相長史神武舉兵將  
入洛留暹佐琛凡百後事一以屬暹握手殷勤  
至于三四琛後以罪被責暹亦黜免尉景爲并

州起暹爲別駕文襄代景轉暹爲開府諮議仍  
行別駕事從文襄鎮撫鄴都加散騎常侍遷左  
丞吏部郎領定州大中正主議麟趾格暹親遇  
日隆好薦人士言邢邵宜親重言論之際邵遂  
毀暹文襄不悅謂暹曰卿說子才長子才專言  
卿短此癡人也暹曰子才言暹短暹說子才長  
皆是實事不爲癡也高慎之叛僞與暹隙神武  
後知之欲發其事而殺暹文襄苦救得止遷御  
史中尉選畢義雲盧潛宋欽道李悛崔贍杜蕤  
嵇曄酈伯偉崔子武李廣皆爲御史世稱其知

人文襄欲假遲威勢諸公在坐朝令遲後通名  
因待以殊禮遲乃高視徐步兩人擎裾而入文  
襄分庭對揖遲不讓席而坐觴再行便辭退文  
襄曰下官薄有蔬食公少留遲曰適受敕在臺  
檢校遂不待食而去文襄降送之旬日後文襄  
與諸公出之東山遇遲在道前驅為赤棒所擊  
文襄回馬避之遲前後表彈尚書令司馬子如  
反尚書元美殺州刺史慕容獻又彈太師司州  
牧咸陽王拓并州刺史可朱渾道元冀州刺史  
韓軌罪與鄴下諸貴極言褒美且誠屬之先是  
僧尼猥濫遲奏設科條篇沙門法上為昭玄都  
以檢約之神武如鄴羣官迎於紫陌神武握遲  
手勞之曰小兒任重才輕非中尉何有今日榮  
華富貴直是中尉自取高歡父子無以相報賜  
遲馬使騎之以從且行且語遲下拜馬驚走神  
武親為擁之而受轡魏帝宴華林園謂神武曰  
自頃所在百司多有貪暴朝廷中有用心公平  
直言彈劾不避親戚者王可勸酒神武降階跪  
言唯御史中尉崔暹一人謹奉明旨敢以酒勸  
并臣所射賜物千段乞以回賜帝又褒美之於

是文襄亦催暹酒神武親爲之抃文襄退謂暹  
曰我尚畏羨何況餘人神武將還晉陽又以所  
乘馬加綵物賜暹由是威名日盛內外莫不畏  
服神武崩未發喪文襄以暹爲度支尚書監國  
史兼右僕射委以心腹之寄仍爲魏帝侍讀暹  
憂國如家以天下爲己任文襄盛寵王昭儀欲  
立爲正室暹諫曰天命未改魏室尚存公主無  
罪不容棄辱文襄意不悅苦請乃從之文襄車  
服過度誅戮變常言談進止或有虧失暹每厲  
色極言文襄亦爲之止臨淮王孝友被文襄狎  
愛數歌舞戲謔於前顧見暹輒斂容而止有獄  
囚數百文襄盡欲誅之每催文帳暹故緩之不  
以時進文襄意釋竟免司州別駕司馬仲粲中  
從事陸士佩竝被文襄歐擊付獄將餓殺暹送  
食藥爲致言而釋之自出身從官常日晏乃歸  
侵曉則與兄弟跪問母之起居暮則常食視寢  
然後至外齊對親賓論事或與沙門辯玄理夜  
久乃還寢一生不問家產魏梁通和要貴皆遣  
人隨聘使交易暹唯寄求佛經梁武帝聞之繕  
寫以幡花寶蓋贊唄送至館焉然好大言調戲

無節嘗密令沙門明藏著佛論而署己名傳諸江表子達拏年十三令儒者權會教其解周易兩字乃集朝貴名流命達拏高坐開講同郡眭仲讓陽屈服之暹用仲讓爲司徒中郎鄴下爲之語曰講義兩行得中郎仲讓官至右丞此皆暹之短也文宣初嗣霸業司馬子如韓軌等挾舊怨言暹罪重高隆之亦言宜寬政網去糾察法官黜崔暹則得遠近人意文宣從之及踐阼譖毀者猶不息帝令都督陳山提舍人獨孤永業搜暹家甚貧匱得神武文襄與暹書千餘紙多論軍國大事帝嗟賞之仍不免衆口流暹於馬城晝則負土供役夜則置諸地牢歲餘奴告暹謀反鑠赴晉陽窮驗無實先是文襄疑文宣佯愚慮其有後變將陰圖之以問暹暹曰嘗與二郎俱在行位試以手板拍其背而不瞋乃將犀手板換暹竹者自揩拭而翫視之以是知其實癡不足慮也帝旣鑠暹責其往昔打背暹自揩拭對文襄之言明己功以贖死帝悟曰我免禍乃暹之力釋而勞之使行太原郡事遷太常卿謂羣臣曰崔暹清正天下無雙卿等不及也

初文襄欲以最小妹嫁與暹子達拏會崩遂寢至是讌於宣光殿羣臣多在焉文宣謂暹曰賢子達拏甚有才學亡兄長女樂安公主魏帝外甥勝朕諸妹思成大兄宿志故欲作婚姻乃以主降達拏暹尋遷中書監兼并省右僕射是時法網已嚴官司難於剖決繫獄者千餘人暹初上省便大錄囚旬月間斷雪略盡文襄時欲封暹神武亦欲封之暹並固辭文宣數出游多至暹宅以暹女爲皇太子妃李后不可乃止天保八年遷尚書右僕射儀同三司時調綃以七丈爲匹暹言之乃依舊焉帝謂左右曰崔暹諫我飲酒過多然我飲酒何所廢常山王私謂暹曰至尊威嚴多醉太后尚不能致言吾兄弟杜口僕射獨犯顏內外深相感愧十年卒帝撫靈哭之贈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定州刺史謚曰貞節達拏溫良廉謹有識學位儀同三司司農卿周御府大夫大象中使鄴屬尉遲迴起兵以爲總管司馬迴平伏誅初文宣嘗問樂安公主達拏於汝何似荅云甚相敬唯阿家憎兒文宣令宮人召達拏母入而殺之投漳水齊滅達



擊殺主復讎暹兄謀開從祖弟游字延叔少有  
風槩爲東郡太守郡有鹽戶常供州郡爲兵子  
孫見丁從役矜其勞苦乃爲表聞請聽更代郡  
內感之太學舊在城內游移置城南開敞處親  
自說經當時學者莫不勸勉號爲良守正光中  
除南秦州刺史先是州人楊松栢洛德兄弟數  
爲反叛游深加招慰兄弟俱至松栢旣郡之豪  
帥感恩獎喻郡賊咸來歸款且以過在前政不  
復自疑游乃因宴會一時俱斬於是外人以其  
不信合境皆反正光五年秦州城人殺刺史李  
彥爲逆數日後游知必不安謀欲出外尋爲城  
人韓祖香等所攻游事窘登樓慷慨悲歎乃推  
下小女而殺之義不爲羣小所辱爲祖香等害  
永安中贈散騎常侍鎮北將軍定州刺史子伏  
護

論曰崔鑒以文業應利用之秋世家有業餘慶  
不已人位繼軌亦爲盛哉辯器業著聞位不遠  
到逸德優官薄仍世恨之模雄之烈楷忠貞之  
操殺身成義臨難如歸非大丈夫亦何能若此  
矣士謙昆弟非唯武毅見重忠公之稱亦足嘉

云挺兄弟風操高亮懷文抱質歷事著聞見重  
朝野繼世承家門族並著市朝可變人焉不絕  
至若宣猷之立入朝贊務則嘉謀屢陳出撫宣  
條則威恩具舉仲方之兼資文武雅長謀筭伐  
陳之策信爲深遠弈世載德夫豈徒然昂智足  
立功能足幹事霸朝委遇良有以焉而謝彼仁  
心安茲苛政晚途遭躓理其宜也季舒蹈龍逢  
之節季倫受分庭之遇雖遭逢異日得喪不同  
考其遺迹而榮名一也蓋所謂彼有人焉

列傳第二十



